



恥菴集
元

書

共
四

^ 16
2340
1



和
2340
卷一-4

恥菴集序

士有遇不遇遇者固幸而不遇者固不幸然遇不遇
命也所性不存焉豈以自外至者而有所加損哉歷
選古今遇者多循世其蔽也汙下而欠激昂不遇者
多傲世其蔽也過高而少適用故君子不激不隨安
時處順不失其正以余所聞恥菴先生李公其人哉
先生天分近道悟解絕倫不待師承而所趨得真習
之於灑掃應對之間推之於窮理盡性之妙研精覃
思敦本踐實確而不滯通而不流其揚扃名理往往
深造自得而默契往訓雅懷經濟於治亂興替之數

取者集 月
進退消長之機辨覈精切涇渭素定每聞國家興作
民生困悴憂形于色輒因同志在廷者而極言竭論
數邑絃歌皆不過日月計而規模設施亦可驗所存
之一二也先生之名累登剡牘而終於遺逸人或以
爲言先生曰朱子以四十年間三被除命爲罔極之
恩近世儒者道則未行而虛位徒隆能不內愧於心
乎三淵金文康公雅言恥翁以介特不大顯其知言
哉時斯文陽九世道潰裂而先生不撓不奪淑慝之
辨耿然如秋霜夏日並世羣賢莫不折輩行以爲倚
重而先生翫麟自持無所苟合惟義之歸棘棘不阿

是豈可與陽尊而浮慕者比而同之哉然則不激不
隨安時處順而不失其正者非先生而誰也先生之
學淹博積久不失聖賢之丈尺發而爲文樸茂雅馴
不爲驚世駭俗之語而紆餘演迤肆筆成言索之而
彌淡味之而彌厚其視葩藻曄如而其中枵然者夔
乎其不相侔也然性不喜著述亦不肯收故如應
旨萬言疏闡聖學終始之要章春秋尊攘之義可以
柯則於永世而其文佚而不傳惜哉先生後孫膺緒
衰輯斷爛之餘謀所以入梓問序于不佞不佞之慕
先生久矣常恐其言議風節日就泯滅幸而斯集者

存零金片羽得以表見於後則其有裨於世程者豈淺尠也哉先生諱之濂字養而其曰聊菴所以取不恥不若人之義也欲求先生之本末者觀於先生所以自號則可以知先生之為先生云爾
崇禎紀元後四甲辰孟春唐城洪直弼序

聊菴集總目

卷之一

書

卷之二

書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書

卷之五

書

卷之六

書

卷之七

行狀

記

跋

說

婚書

雜著

詩

卷之八

附錄

年譜
行狀

恥菴集卷之一目錄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 header row, currently empty.



恥菴集卷之一

書

上充齋宋先生

時烈○庚戌三月二十一日

病伏荒郊一與人事隔絕未得承候動靜久矣然其為瞻仰之私蓋未嘗少弛也即日天時向熱伏惟台候萬福前秋嘗拜書呈納于下執事厥後雖未奉可否之命竊想其書已浼崇聽俯察鄙悃之所存矣其他雖未敢更為干冒念幸當得御之時畧有吟詠以此無似猥蒙俯和之教惟以早晚得德言之惠為望耳之濂癘殘餘喘粗保如昨日間雖不至廢倒素業

而精力銷盡未有進步之實此甚可懼者然惟當盡吾心而已此外亦何所固必伏乞先生時加砭誨是大望也和叔今進門下恨無由耦發以開昏蔽令人不覺神魂之馳往也馬巖喪禍非特一家情事慘怛倍甚今世善人不復可得而見矣傷痛彌切千萬忙擾不備

答允齋宋先生

壬子秋

病伏海陬間聞頓踈悵恨尤切夏間和叔胤子之還伏承下復殊用感戢第蒙俯賜和章之教而未獲見焉茲冒煩猥敢稟其故禮說亦乞早晚因便投還書

中獎諭之旨不勝愧悚顧此狂妄深懼未足蒙先生之裁教成就又安有一分可言者耶伏乞先生隨事開教隨病施砭直加攻拔不少假借俾使有自新之地則豈非大君子與人爲善之盛德耶千萬祈懇之至

上允齋宋先生

壬子十二月二十三日

之濂白家門不幸伯姑奄忽棄背摧痛酸苦不自堪忍去秋仍便奉書未知其書果已登徹否臘盡春生伏惟此時先生道候起居萬福區區慕用之至之濂漂寓海甸水土不伏舊疾增加與鬼爲隣但覺志業

日退何足道哉同春文丈不意一疾經年奄棄後學實同士林之感况如之濂久辱知憐義非偶爾者耶伏想先生志道之同情義兼至尤不堪其痛傷也石湖尹丈之喪慘怛彌切莊重渾厚內外純備世豈復有斯人哉先輩長德一時凋謝斯亦運氣所關奈何奈何千萬只祝爲道保重以慰瞻望

上尤齋宋先生

癸丑八月二十九日

向者舟中只瞻威容而退雖甚幸矣亦切悵恨第竊矚先生神明益茂反有勝乎昔日者令人欽慰悅歎不自己也卽日伏惟先生體候萬福書役何當訖功

耶伏乞下示之濂卽擬進候計非不切而只緣舊症反復不能抗此癘狀以參賓客之後恭俟先生出寓郊外趨操杖几以卒請益也謹奉一字敬伸起居眩憤不備

上尤齋宋先生

癸丑九月十日

秋氣日清伏惟台候動止萬福區區慕用之私遽聞文軒來往具亭而未得其詳茲以伴探之濂端居索處秋意驚人自念平生百病叢身而未得一治只是近覺胸中草木畧得除去始知塞兌反聽爲守一之妙靈芝紫丹不待遠求庶可自此奉承縛教之旨也

適有家釀謹將一壺呈納寓下幸乞領留和叔未聞動靜鬱鬱都俟一進拜謁不備

上尤齋宋先生

癸丑九月十七日

伏惟卽日台候萬福向以不敏猥奉諄教歸來若喚寐得惺飲河充量朱夫子所謂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者真此之謂矣不勝大幸似聞疏批未下命駕道峰未卜遲速然伏乞默存此意臨期下示則雖有疾病不敢後也方苦頭暈不備

上尤齋宋先生

癸丑九月

初寒斗緊伏惟此時台候萬福區區溯用之至近事

漸加一層蓋不待今日而可知矣爲之何哉諷教之旨可見其微意只以之濂昏蔽不能有及乎此有何可論以與齒列於數君子者哉深用愧悚然先生何不勉以知義而乃欲責以氣節乎夫惟知義則相機度勢與時消息其於出處險夷處各有道而不失乎中正夫如是則知大禹之治水顏子之陋巷文王之柔順箕子之藏晦以至程朱之用拯易地則皆然夫仲尼之門羞稱五霸則學者所法在此而已何可捨此而取彼乎然則與時行小利貞固所願而未能傷勇過中志可尚而不與也不審先生以爲如何愚僭

及此倘賜進而教之不勝大幸但塞兌收聽之戒又不能守操術不定於此益驗尤切惶愧餘俟一進拜究不備

上允齋宋先生 癸丑九月

伏惟卽日先生氣體萬福區區慕用疏 批尙未下否道峰之行竟至蹉跎此豈非有分耶不勝浩歎之濂只是癘痼殘骸尸居餘氣邂逅一動輒致痰厥眩嘔經旬辛苦適會寓次不遠而未能執灑掃之役於門墻之下以朝夕獲覩盛德之光師法其萬一此身元無人世之樂類如此奈何奈何前所稟講前後悃

衷實出於私憂過計而不自覺其煩猥先生之不憂不懼誠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至如誘掖之旨敢不惟命來九月會哭時先生就舊 陵下行之否伏乞下示臨期准擬進謁姑伸起居憤顫不備

上允齋宋先生 癸丑十月

向者適入城見先生抵和叔書卽馳到石室則仙舟解纜已隔宵矣瞻望不及豈勝悵惘旋奉一書拜候于呂江寓次而迷奴適中途跳去其書想必不達矣事雖適然而歉歎則深矣伏想留過 因山已發歸轅不審還山後尊候動止何似區區慕用之濂頃以

不敏猥承獎導其所以覩德而興起聽言而感發者
又非昔日之比是則感德之深不敢忘矣第恨殘病
餘喘不能隨意請益至如心術之要義理之蘊猶有
未盡講其所疑者不知繼此以往何以復近函丈而
卒業耶悵恨殊切所祝體道康福以慰鄙誠眩憤不
備

上尤齋宋先生 甲寅三月

國運不幸 慈聖昇遐臣民之痛更何所喻去仲冬
所賜書辭旨鄭重感戢益甚抱痼危喘與鬼爲隣當
寒節則益無生意潛深伏隩惴懍度日竊聞先生久

在違和而尚稽奉一書以申起居之忱只切歉歎而
已卽日春和伏惟台候萬福向來譽度已復常節矣
區區不勝慕用之至之濂苟保殘病而精力日耗敗
症隨至恐難支吾奈何奈何平生之志不至暴棄而
至于今日無復自振反躬憮然不知所濟奈何奈何
近者得接門下復李生箕疇書其論學者之病以爲
善其文詞好其言語務以勝於衆人者其病根皆從
矜字生出誠可謂喫緊爲人處也至如過自貶遜喻
以不能醫治勢將以此終身云者尤見先生德愈高
而心愈下不自滿足虛已執謙之盛也然在門下猶

取菴集 卷一
曰如此則况後學之爲戒當如何哉之濂不自揆度
年前與友人有講學文字蓋嘗論及乎此矣今敢再
拜呈納于下執事以爲就正之地其言不至悖理否
伏乞一一批鑿可否以發蒙蔽千萬幸甚和叔尚在
困厄吾輩亦有咎焉豈勝慨恨重添寒疾久在床席
不能究意尤切悵然

上允齋宋先生

甲寅四月

會奉一書以候想已登徹矣伏惟卽辰台候動止萬
福迨切慕用之私竊聞朝廷以先生差撰述誌文之
任 聖上特召甚勤云未知先生去就將何以爲計

耶以此愚見先生不可不應 命也嘗於昨年承先
生之教特謂以役 召之故不敢不來云則是蓋出
於召之役則往役之義也然則今日撰述之役與書
役所爭幾何情勢難安旣無拘於前則往役之義無
異同也况 聖上之意重其事必不欲付諸他人使
前後有異勤召不置者此也恐先生終不得辭矣幸
先生更加三思如何抑有一說夫古今制事之道孰
不要做十分奸時勢事機有大煞相違者則雖聖人
有不能盡如其志者豈皆動於禍福而然哉蓋斯亦
莫非道也伏願先生不以人而廢言於此審察而亟

取者集 卷一
圖之千萬幸甚今茲機會所係甚大言出悃幅不覺
干冒尤切悚仄之至意有未盡敢呈別紙切乞勿使
掛人眼千萬千萬

夫天下之事與時不同若不變而通之則道窮而
不行矣以今日論之先生在 孝考之時則當用
伊川之嚴在 當宁之時則當用潞公之恭可乎
非謂先生每召而必來也惟當 國哀事絕常等
不可不應 命也抑先生曾以言及禍福爲非此
雖誠然不以道而惟禍福是畏則喪其本心無
所不至矣如以道而自不及於禍則不亦善乎夫

文王箕子處患而終免者用柔順之道也元禮孟
博攬世而挑禍者昧幾而傷於勇也夫子不與子
路之暴虎憑河而取南容之足以有容此亦畏禍
而言耶故聖賢雖遇屯而終自拯未有及於禍者
處之得其道也執此論之何優何劣何取而何去
耶幸乞明以教之以開坐井之惑也

上允齋宋先生

甲寅八月

病伏牢關一與人事隔閡近聞台軒來住隋城已極
驚歎復聞台體少譽和節下情不勝馳想之至伏想
調息有日已臻回泰之境也近事徒切漆室之憂到

此地頭不知以何等力量可以挽回耶惟是 聖明
之世必無佗慮猶此可恃者耳之濂奇厄餘喘又於
夏初慘見九歲兒子之橫天舐犢之悲日夕如割形
神凋盡無復自振奈何春間再度書想已鑑照矣第
後書之旨雖出於區區過計之憂而病螫之蹤傳聞
未詳始審所稟殊失事情當時未得赴 召勢固然
矣追思無任愧悚中原消息不意今日得聞此報倘
使吾生及見河清之期則朝見夕死可矣只恨我國
不能先發爲天下之倡徒使志士含冤茹痛扼腕思
奮若失此機將無以明大義雪深恥以有辭於天下

萬世言念及此令人痛心伏想先生身任綱常之誼
其所慨然於斯者當復如何耶癘狀斯頓恒貼枕席
末由趨進承教瞻言悵結謹奉尺書替申起居眩憤
不成字尤切惶汗不備

上尤齋宋先生 甲寅九月

向者都門之拜只瞻威容未展一語而退追思耿悵
不任下情竊聞先生承 召命進次西湖其爲蘇慰
之私不啻喜而不寐也仍想肅霜台候萬福所稟文
字卽之濂亾甥沈世綸之先祖事也渠在時相托之
意甚深故終不忍忘其至意乃僭加序次而其中實

取齋集 卷一
跡皆係李中丞擇之所稽證也李中丞諳鍊本朝事
嘗閱沈公之被誣莫伸爲其子孫眷眷焉且以所考
事實終始相告語者如此已足徵矣然之濂於昨年
東郊奉誨之時畧舉其槩稟得先生取舍之旨然後
乃始釋然而就緒矣第念其中數款所論其於是非
之定實有關係固非愚昧所敢自信故敢此冒納伏
乞先生不以鄙夷而棄之批鑿可否辱賜裁教則千
萬幸甚賤病自入洛還後輒覺頓加至今憤痛不省
久闕承候馳想徒勤不備

上允齋宋先生

兒子還傳下賜覆書且承誨諭之勤誠切大幸于中
矣第審先生譽候非輕匙箸未健區區不任奉慮之
至伏想保元祛邪藥必對症日間已臻回泰之節矣
抑進退遲速何以爲計耶徒切馳溯而已之濂宿病
近復作劇寢食俱廢方擬溯向忠原復試湯泉仍入
堤峽以過冬寒未前乘流就候願非不切而病情如
此恐未可遂也然到彼距晴川不甚相遠自此庶得
源源之便惟以是爲幸耳沈公事台教誠然是以其
間反復只明其本心非有所假借獎許也伏乞終賜
裁教俾免浮溢過中之病如何謹遣助子替申起居

耶菴集
卷一
眩顛不宣

上尤齋宋先生

庚申

伏惟新元勻候萬福備膺景祉向者伏承俯詢之旨誠若有求助者然益見先生臨事而懼芻蕘必擇之盛心矣竊想行止久速已有裁度而審定者豈愚昧後生所可窺測其精義至理之所在乎然嘗觀自古聖賢莫不汲汲以濟世救民爲心雖處畎畝而未嘗一日忘天下者彼聖賢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而循天理自不得不爾耳以此言之先生當艱危之極處行道之位其不忍恣然於當世也必矣然則所可理

會者在於設施之如何其佗恐不暇論也不審以爲如何第之濂孤賤狂愚與世不諧不覺措身於笑罵之囿方此屏伏深自念咎豈有不能謀身而能謀人者哉伏乞先生俯賜矜恕勤加砭救無使位卑言高以重不韙之誅也千萬幸甚僭易及此不勝惶恐

上尤齋宋先生

伏惟霜寒先生道候起居萬福瞻言慕仰之至之濂擬以待潦霽委進華陽復親德範以展年來多少悲歡此心日夕勤止而身抱癘疾動輒作劇自秋夕往返松楸大致勞傷廢食與寢危懍度日者迨數月矣

病勢如此竟不能自振方爲尋醫治藥捲還圻庄自此相距漸遠下情悵恨不任怵怵向來世變禍機迫急過於慮患逃遁窮山備嘗顛沛者迨六七年矣一切與世俗人事隔絕而時聞謗言流播極其紛紛雖不自覺其所以然而無非自家行誼不修不能見信於人有以致之自訟之外無可言者不意先生矜而憐之移書和叔教以處誨之道寬容開導德意勤厚不審之濂之無狀何以得此於門下哉驚惶感戢不知所喻自此敢不益加勉勵以卒承盛誨也區區之願無論其他離羣索居冥行擿埴凡諸義理思欲趨

侍函丈就正一二以受鉗錘此非細事而有願莫遂此亦從前向道不誠無望有進之一驗也然賤疾到春夏則例得粗安庶有致身門墻之日矣夫豈寸管尺牘所能罄竭也哉不宣

上允齋宋先生

伏聞先生蒙 恩賜環其爲致慶何可容喻伏惟行李萬福雍容就第竊想涪州歸來髭髮勝昔而恨未致身几席之下瞻望馳懷益切憧憧抑聞人之患難天實愛之不審先生之所以默契於心者有異於前有人所不知而已所獨得之妙者耶是則僭欲仰稟

而不可得也之濂又竊念程夫子自涪還後止四方
學者使不及門是豈非隨時之義歟朱子亦曰禍福
之來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免若與時消息固並行
而不悖矣若使徒恃理直而無屈伸變化之道則大
易之觀象玩占避凶趨吉許多說話何所着用乎不
審先生以為如何之濂來投窮山苟存性命草衣木
食與世長辭庶幾乎復斯語而所學孤陋日就鹵莽
是所憂也雖癯狀依舊未即趨拜自此當圖就正之
便慰幸何極適因權君之行敢申起居

上充齋宋先生

庚申十月

兒子來傳下書奉讀再三不勝感戢之至第每承勻
旨太加謙抑大非蒙學後生所可承當反顧惶蹙若
無所容伏聞先生以賢閭夫人遷厝之舉駕臨隋城
亟欲奉候之際忽報承 召入都因被 引接此誠
前古罕有之事遠近欽聳孰不感歎且聞 聖志甚
篤講學日新國家根本之計莫逾於此者竊恐先生
未得遽遂還山之行也之濂殘病危喘但切首丘之
念且為營遷先兆出峽來寓石室屬耳觸冒寒江病
情添劇惴懍度日悶擾如何稟性迂愚狂妄智不謀
身而過計多言喜與人事不待笑罵之來已自覺其

可厭屏居縮伏深以自咎未卽隨衆修起居之禮者
非特元城之嫌而已亦惟先生並寬之也謹遣兒子
猥伸鄙忱

上尤齋宋先生

辛酉

頃者之進復承警咳於七八載之後俯仰世道實感
微衷第緣癘狀一動出於十分準擬而病情已作未
克留承鑄誨非但私心爲恨且孤德意之勤懇及歸
鄉廬日夕耿歎無以自聊伏惟春寒勻候動止萬福
仄聞先生頗留心世務與聞國政令人聳聽增氣
不能自己第於如有用我而將奚先者區區所欲聞

而不可得也嘗觀朱夫子與胡籍溪書曰天下形勢
如前所云者亦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
救其本根而已若隨其變而一一應之則其變無窮
豈可勝救也哉而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
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捨必當於人
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
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炳其丹田氣海則氣
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此豈非爲治之先務
不易之定論乎抑竊念籍溪以秘書正字承召而朱
夫子之期望如此况先生其所遭遇有非比擬於此

耶菴集 卷一
者乎夫仁人之不能忘世既已聞尊命矣此朱夫子所以雖處山野而眷眷勉勉於汪陳諸公者也然朱夫子以天下自任故不得不然矣至於漆室嫠婦之憂亦不可謂不根於秉彝况爲士而經歷世變日擊艱危者容可默然耶愚復竊以爲今日扶顛之策固不可易論苟究其要亦不在多言論治體則一依朱夫子與張敬夫書求人才則一依朱夫子與劉恭父書遵而行之堅持勿失則何往而不濟用此道也固當優於天下况我國乎鄙見如此不審先生並以爲如何左相固任當世之責矣然亦在先生切磋勉勵

要使好問樂取事事務求至當耳之濂亦有私憂過計作置一書而聞其方以摠護之任晨夕不遑姑未發致曾蒙先生使之相勉故漫及之耳昔朱夫子送方耕道赴人幕府也勉戒甚切曰非獨老兄一身之得失實吾道所係若使以此較諸今日其所關係當如何耶夫所謂吾道者雖不得行之一時尙能傳於後來今此所講只欲尋箇洽好而已非所以固必於有爲者也伏乞批鑿回報明示可否俾爲迷途之指南也千萬幸甚僭易及此無任悚仄之至

答允齋宋先生

昨進門下未得從容而退下懷方切耿悵卽此意外
早承下問感戢之至無以爲喻俯詢云云元城師事
司馬公而及其入相未嘗往來者蓋有以也揆諸今
日或者近似故偶發於言語間矣非謂一切靠此而
膠守之也今承使人解惑之教誠不知所以爲對也
所寓非調病之地差晚當出東郊瞻望門牆徒切悵
然不宣

答允齋宋先生

伏惟卽日尊候動止神相伏聞先生遭長孫婦之喪
爲之驚怛不已和叔亦遭長孫天化之慘極可歎也

前書俯賜諄誨足以開發蒙蔽感戢之至無以爲喻
當此之時若得諸人並聚合力豈不庶幾若和叔亦
豈終守高志乎蓋今日國事譬如人有重病一毛一
髮無不受病其危迫之症有朝夕難必之憂必須得
如盧扁華佗之輩用湔腸滌腑之術然後庶有全安
之望一日在其位則當盡一日之責此則恐爲先生
之憂也至如自勉之教殊非癡癡愚賤所可擬議顧
此區區雖不能默然於師友之間面前一步分外難
開自知甚明無足言者矣不宣

上允齋宋先生 壬戌

塊伏窮山與鬼爲隣人事全闕無緣致候慕用之私
日夕徒切伏惟春暮台候動止萬福之濂癘狀日敗
形神俱脫飾巾待盡之外無復餘念而只是所秉之
衷猶有未泯不忍坐視國勢阡危 聖主憂勞去冬
稷膺求言之 旨上六条疏畧論爲治之要其不自
量審矣然其所言則竊效程夫子所謂射者不敢變
其穀率之意蓋以爲事不師古決不可救今日之患
也不意 聖上特加嘉納獎諭使之回 啓採施而
在朝諸公無出一言可否者竟歸虛套天實爲之尙
復何尤蓋此原其所由亦有激於先生誤加責勵之

盛意也信乎曾前所稟聖人之訓爲必可信先王之
法爲必可行者固未可易以擬議以此言之朱子所
謂四書六經皆可無者殆近之矣不審先生以爲如
何如有可教者更加鑄砭是所望也痼疾曾經湯浴
畧得少愈今止浴過十數年病情近復作劇不得已
方到溫泉而無由自力造門益不勝瞻望馳神春間
所居偶致失火書冊紙劄之類殆無餘存此是窮命
所關豈等閒灾院耶奈何奈何

上充齋宋先生

壬戌五月

伏惟卽日先生道體萬福倍切慕用之私日者便還

伏承下復且奉下副文字感幸之至無以爲喻之濂
元病之外近患耳部暴聾之症試浴溫湯頗得少效
而行役之餘又經澡浴氣力僉敗方到全鄉家弟許
留調若得少蘇切擬就候門下耳龍溪遺稿序謹受
而卒業而但其中有不得回稟者具在別紙伏乞
更加裁察以教如何因兒子進去敢此仰溷封事似
有下索之意切欲仰逸以承折衷之教而但念之濂
已無積厚不能見信於人語默動止一切與世俗不
合到底遭了多少謗議以此不欲廣煩眼目茲未敢
率爾呈納幸下賜寬恕如何自餘都俟早晚進拜不

備

上允齋宋先生 壬戌至月

伏聞先生還次東郊不審卽日寒嚴台體如何不任
慕用之至未知因爲入都以副 聖上如渴之望否
栗谷先生所謂使明公在朝則雖不出戶庭而士氣
自倍者誠可以喻之於今日也向者下賜復書辭意
勤摯不啻面命伏讀再三不勝感戢至若欲詢去留
之教雖非蒙陋所敢當者反增愧悚第愚慮所及敢
用猥稟蓋無論其他只是先生遭 孝考特達之知
誠千古之所罕有惟此可見鞠躬盡瘁之義况今

聖主際此艱危必欲共濟恩禮隆極至於如此則先生進退信乎難矣然朱子之言曰父母之病雖至難救孝子之心豈可以難救而少懈其醫治之道哉斯言也豈不爲後世之準則乎不審先生並以爲如何反以教之千萬幸甚之濂分外蒙此 除授 君命何敢晏然不應強疾謝肅以爲一行之計而素患癘病當冬必劇方在危懍之中極爲撓悶俟日解病間趨進寓下姑此替送迷兒敢先起居

上尤齋宋先生

癸亥二月

頃者抵圻之日病情作欲行色甚忙竟未得入城躬

候門下下懷耿悵至今未已伏惟卽辰旬候動止萬福向聞台體偶失和節卽復回泰驚慮之餘還切慰仰之濂爲計不審先兆遷奉之舉遇石狼狽往來撼頓病敗益甚卽今百症交攻危厲度日去留兩難不知所出况當此凶歲賑政方急有不得不關心者豈癘狀所能堪當乎加以人心不淑俗弊膠固粟谷先生所謂循俗則無害異衆則招誚者大抵皆然自古處世之難職此之由雖岳邑祿仕豈無妨碍乎况之濂性本狷狹不能隨人俯仰以故到處齷忤事起纖微終至謗訕必大莫如早歸而亦未易圖殊可慮也

和叔聞已行公而其所設施注措漠然未聞令人馳
苑千萬加護鼎食以衛邦國適仍便敢伸起居不備

答尤齋宋先生 癸亥六月

千萬意表伏承先生所賜手書始審台駕行過酒城
驚慰之餘不勝感戢之至伏惟雍容就第體候康福
欽聳溯仰益馳下情之濂強此癘病勤勞賑政蓋以
辭朝之日 聖教丁寧不敢自便故也卽今病情添
劇再度苦辭而今又居殿殊便解歸之計而但當此
霾炎得達誠艱撓悶難狀此間時時驟雨不至亢旱
而自旬前又得大霈連日不止今才少霽是則幸矣

而未知折旬復如何也病情若減則當待涼生庶有
承教之便伏切企幸因潦漲路阻今始致候尤增悚
歎眩憤不備

上尤齋宋先生 癸亥七月

霖潦跨月毒熱尤酷伏未審此時先生動止體候何
似區區慕仰之至之濂宿症沉頓之中添以暑熱日
夕昏什尸居餘氣勢將稍待潦止涼生始可登道而
元氣綿綴以藥爲命其何能無事得達耶自顧孤賤
癘孱無所短長而稟性躁輕不自量度喜與人事徒
致積謫小無裨益自此惟當塞兌默訟以收桑榆而

和叔又欲驅納於笑罵之囿者抑何意歟今又承獎
諭尤不勝愧縮靡容也暑退之後身若小康竊擬趨
候門屏而殘病人事亦何可必也悒憤莫省今始奉
候尤增悚歎之私不備

既未得就辭茲有所懷畧此仰稟之濂不自揣量曾
上應旨之疏然其言則非之濂之說也乃孔孟程朱
之至論三代漢唐之良法 聖上卽下嘉獎之 批
使廟堂議處而其疏可否間不爲回 啓者已至三
年先生曾入 朝時想或經覽疏本未知其義理果
如何耶伏乞剖示其槩以開蒙蔽且天下之治亂雖

若難見而古人曰不覩其形而見其影以今日之影
觀之則事之善否不難知矣天下之事豈有有其事
而無其效者耶然大抵今之人多是愛君不如愛己
憂國不如憂家不能虛心屈已以求善道奈何奈何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成五音堯舜之道不以
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程子曰國家有危難之憂非王
道莫救之聖賢之教豈非必可信先王之法豈非必
可行耶幸先生以此勉之於 聖主如何愚衷所激
又復妄發惟在門下加徐究而寬其怠分之誅也千

萬祝禱之至世道日下雖師友間除却義理才覺意
見小異便爲向背此紙伏乞勿掛他眼俾招頰舌至
仰至仰

上允齋宋先生

甲子十月

寒候漸緊伏惟此時先生頤養道候神相萬福區區
瞻慕日夕勤止之濂癘病之人艱保殘喘而夏間閔
公瑞參判之子爲家婿者不意夭歿其傷痛之私何
可形喻其爲人極未易得而遽至於斯尤爲之慟惜
也平生賦命險奇今至重見此慘懷緒觸事作惡無
以爲堪塊伏窮山一與人事隔絕而槩聞世道極其

擾擾至於先生又遭逆境誠非意慮所及只自慨慨
而已聞李參判丈傾逝先生友誼甚篤想加傷盡也
之濂宿病與歲轉加精力耗盡餘喘無幾顧此半世
枉費心力於古人之理義旣不能行之於其身又未
見相契於朋知恐終虛負一生命也奈何準擬修候
者久矣跽伏窮僻的便甚難尙未遂焉不勝罪恨之
至仍便敢伸起居不備

上允齋宋先生

甲子十二月

昨奉威容於霎然之頃只令下懷作惡其餘都不暇
念也不審窮寒行中體候何似益切馳慕之私方今

聖上惇然在哀疚之中加以 玉候違豫而其眷眷於先生者至勤且篤伏想先生必有所不忍決然於斯者當是之時保導 聖躬扶植世道惟有望於先生耳吾道甚孤而自吾黨又自壞了顧此愚賤袖手傍觀日夕傷歎而已此去文字乃小生姨兄金震之王父行蹟也渠方老病使我轉達者蓋有所由蓋聞先生曾於沙溪日記中得見記金公事尋問其後裔之有無於人故耳未知果然否乎若果爾則後人似當發揚不至泯滅也不審以爲如何先生若住旆萬義當俟春生準擬扶病委進請教耳不備

上尤齋宋先生

甲子十二月

頃者遽附候書未知登徹否窮寒轉酷不審旅次體候何似無任奉溯之至似聞非久欲還鄉第下情不勝悵缺卽今 聖上之倚重愈隆世道之負荷其誰先生亦何心而與世決然耶若準以聖賢之心出處之義不能無吾斯未信之意不審先生以爲如何前稟金公事竊想已加領會敢俟可否之命之濂恟寒不能出動今始還溪舍而病情到底作惡瞻望門屏不覺神魂之飛越賤疾見春則例有回意行駕若待歲新准擬委進請教耳久乏僕使始伸起居眩憤不

備

上尤齋宋先生

乙丑三月

伏惟春闈先生靜養體候萬福區區慕用之至之濂
幸蒙餘庇僅保殘軀而宿病日加月增形神無幾憤
憤度日自憐而已前冬先生往萬義時因宋正文附
上候書且上金奉事行記想必入照矣厥後專倅則
先生已發歸轅其時悵恨何可喻也卽聞栗谷先生
主祀之人李繼歿而無後其宗婦方欲主後而金相
誤聞元無主後之人已爲 啓稟移宗於李厚樹之
子縊其宗婦方具由呈禮曹自爲立後云若使宗婦

果無立後之人則已如有可合立後者方欲聞官定
嗣則是宗家自當承祀豈有移送支宗之理乎以此
相議於閔相則其意亦以宗法爲重更商確於李尙
書季周使之歸正幸先生以此意反復於李尙書使
先賢家宗法得正如何李台方爲宗伯足以周旋矣
小錄奉呈下覽則可悉其事之本末前稟金公事亦
乞回教都俟早晚專候姑此不宣

栗谷先生奉祀孫李繼死後其門中以其無後欲
移宗於其六寸兄李縊故金相誤聞李繼則真無
立後之人以此 啓稟定奪矣今聞李繼妻宗婦

朴氏以其八寸之子可合爲嗣者將欲立後然則先生宗祀豈有更之支孫之理乎似聞先生以父子之倫已定爲持難云其實不然矣金相雖誤聞入啓該曹尙未行會定奪且李繼之母三年未過故宗祀尙未移送於李繼今若宗婦立後則只以此意該曹啓稟而已無所他拘泥者矣李台季周具稟于先生而尙未有回答云幸卽賜發落使無依違不決之端如何之濂亦曾所與聞故不得不仰稟矣去冬以故金直長璫甫狀草仰煩崇聽矣未知關照否其後切擬專伴而拘於貧病尙未

遂焉亦乞便中俯賜回示千萬幸甚

上尤齋宋先生 乙丑七月

病伏窮山一味沉頓便與人事隔絕無由討便尙未附候下情慊恨無以自釋伏惟亢炎先生道候起居神相萬福區區瞻慕之至卽今旱灾孔欲 聖上憂勞至勤日夕靡遑求助如渴有此特 召之命先生當此之時豈可不一行乎朱子之單車就道可見聖賢之本心况先生則分義事體有相懸絕者哉况今時論潰裂世道有大可憂者先生若赴 朝雖牢戶養閒不動聲色士氣自倍庶望其救得一半矣之濂

賦性愚戇一定而不易平生言論首尾三十年拙直無隱先生之所知也况其言豈有可取而先生每賜獎勵不加斥退愚竊自幸願欲卒業於桑榆之境而未遂者也今此所稟實非出於偶然受乞先生大煞稱停亟副 聖主仄行之望至禱至禱之濂久疾纏綿形神無幾飾巾待盡而已無足喻者矣餘非寸楮可究臨書增悵不備

上允齋宋先生

乙丑九月

曾修慰書附呈矣未知登徹否伏未審霜寒先生體候何似無任慕用之忱之濂軀殼雖存而形神日離

昏憤頽墜萬事不能上心古人所謂中道而止者正所難免日夕憂歎思欲親承警誨而資其開發而病情無由自力只切馳神而已龍溪族祖遺稿托韓成川聖輔刊行矣事適不遂今改屬沃川倅方入梓而先生所撰序文中言及韓令處在所當改故元本敢此回稟伏乞卽下修改以惠如何世道紛紛至此今日救急之一策大有係於先生之出處故前書畧及此意誠是衷曲之發也伏承下教有若以爲戲劇者然必由於平日所蓄未能誠實而然矣只自悚歎之至區區非寸牘所盡惟祝體候順序康福不備

上尤齋宋先生

丙寅正月

伏惟新元台候萬福備膺慶祉因伏想先生今年壽躋八耄達尊兼備古所罕聞仁者之壽理之必然從此可臻期頤以幸斯文區區賀祝曷任下情之濂癘狀顛連與鬼爲隣塊伏窮山歲華忽改六十之年遽然而至反躬憮然俯仰愧怍且念今日紛紛只是斯道不明之致伏乞先生勉諸洛下士友毋使徒事時論務講正學則吾道庶有可振之望而異同之說自熄矣不審先生以爲如何

上尤齋宋先生

丁卯至月

節當陽復寒沍方肆不審此時先生道候起居何似區區慕用之至去仲秋修附一書于李君秀衡許以爲轉致之地書中所稟卽靜菴集序文中所引退溪語者也伏想已徹清聽矣未知已言及于李擇之參判使之改圖否之濂尋常以爲或得岳邑傍近於先生棲息之所則庶遂平昔請教卒業之願矣不意來赴關東窮僻之鄉道里絕遠便信難憑其爲缺悵當復如何之濂之此來非爲兒女飢寒之計一則爲遷先兆割俸以畢大事也一則金剛宿債願欲一償而未能也昔退溪求之而不得如之濂偶得於倘來所

以強疾一行者也但遠役之餘舊疾增劇又與平日所擬者大相遼越是可歎也會前應 旨疏本猥將前後兩冊仰副勤索伏乞一一剖判開示其義理之當否千萬幸甚蓋野人芹曝賢愚同得不以人廢言前聖之訓也西隣之效雖可愧而隨事講論亦不可已茲所以不避猥煩者也夏間得御之時先生有道學不明則節義亾之教此誠古人不_易之論也然則扶植節義顧不在於講明道學耶之濂以爲非但節義不立今日世道之紛紛直由於道學之不明尤當汲汲於斯矣不審以爲如何嶺海負濶未易踵門瞻

望南雲伏楮增悵惟祝歲暮體候康福不宣

上允齋宋先生 戊辰

道路云遠不得以時承候不審春來先生道候起居何似迫切慕用之至去冬便還得聞先生遭庶女之喪其爲慘憾貴賤何殊爲之驚怛不已之濂舊疾反復尸居餘氣竭來東峽又度一年撫躬悼憐無足向人言者前書有所稟達且呈文字而先生適值喪威只承數字下復殊以爲悵厥後李生世文來傳下翰拜受莊誦感慰交極殘病之人經冬辛苦尙未見金剛大體而叢石之勝則相距密邇累經歷覽誠爲天

下之奇觀竊聞先生來遊楓岳而獨不及乎此可謂
一欠事也鄙意如此謾此猥及聞華子專倅敢伸起
居不備

上尤齋宋先生

國哀普恫何極曾聞先生體中譽候非輕深切伏慮
才見華子書知往謁門下體氣已復天和是則無任
慰幸而第令孫第五君竟不起疾云豈勝驚怛之至
雖知病根深痼而豈意遽至於斯耶伏想悲疚切至
何以堪支區區只增悲係之私之濂經年嶺外舊疾
添劇而病冗纏繞尙未言歸撫躬自憐而已不備

上尤齋宋先生

戊辰臘月十六日

才上候書矣見京書仄聞先生自陵下直還云是
則非淺慮之所及也先生以耆艾之年初不上來亦
不妨義而旣到之後則豈可遽歸有若悻悻者然哉
先生受國厚恩身爲大臣與聞國政而卽今
聖上在嚴廬之中而注眷一向隆重雖曰世道如此
一瞻天顏陳慰納誨而歸有何傷於義理哉昔以
道自重者孰有加於程朱哉然程子再召而起涪陵
行後猶赴西監之命朱子以二十年間五承召命爲
受恩無比以此較之則先生之所遭萬萬浮此而今

取者集 卷一
以一番登 對爲難則 聖上前後側行勤召之誠
何以報答其萬一也君臣之間雖以義爲主而情與
義並行然後上下無隔阻之患粟谷每戒牛溪無使
激惱上心者此也先生則從前上拂 聖心下招謫
議者竊恐只此二字做出來之濂曾屢進苦口而猶
不知止者也先生今此一着大缺 君上之望殊欠
從容所係非細若或徒御尙留萬義則留調時月進
辭 文陛庶可追其既往矣不審以爲如何忠者不
見信不忠者見信自古而然幸察其忠而恕其狂妄
也言不知裁悚仄之至不備

答尹石湖

文舉○庚子

小生昧於攝理劇疾淹沉經冬辛苦生意索然加以
神氣頓昏有時不覺其身之所在自斷此生絕意於
人世久矣他尙何說哉蓋爲經營大事且近醫藥入
住城裏而元非得已之計非久更擬出伏江外無由
致身床下一罄素懷瞻望馳神只切慨然前日俯詢
之意病昏適甚未究所欲稟者而猥蒙諄諄之教又
及於愚陋不審賤子何以得此於門下哉奉讀以還
益不勝感戢之至第明公之處義固已審矣尙何待
於佗求哉然竊想仰體 聖眷尙此留止者亦豈偶

然哉夫仁人君子不能一日念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而聖人之意未可便已故區區致力亦孔孟之所屑爲也明公於此安得恣然而已哉以言事君不害爲一道而行之與否不在於我去就之義於是乎始決矣不然者明夷初九亦不是第二義此皆豈非所已瞭然而無疑者耶僭易及此不審以爲如何之濂平生所得罪累疾病無以復齒人數雖不敢自絕於君子之門而深恐自欺欺人重速罪戾方自愧悚之深矣裁惠簡子雖切感荷而書中措語皆非微分所敢安者持此以送有關廉恥故茲未免還納伏乞恕察

焉神昏手顫不能成字尤不勝惶恐

恥菴集卷之一

恥菴集卷之二目錄

書

答尹美村 宣舉

上舅氏同異堂李公 惕然

答朴和叔 世采

取者集
卷二

恥菴集卷之二目錄

恥菴集卷之二

書

答尹美村

宣舉○甲午

一自登門承教非敢怠惰景仰德義樂有依歸而年來宿疾轉劇憤憤不省尚稽一書以候夙宵憧憧徒切馳神意外伏承惠書教意勤摯浣手展讀益見君子之盛心也感愧交並無以為謝伏惟信後窮陰愷悌神相履道萬福迨切慕用之私之濂慘禍餘生受病深痼心積氣塞之症入冬輒欲勢甚危苦者今又數月餘矣真元已竭藥餌難效將恐竟不能支吾奈

心菴集

卷二

書

一

取者集 卷二
何奈何自顧平生無所肖似言行狂妄動悖天命罪
不可勝贖區區之願只在補前追後庶免大戾而至
于今日癘癘顛連內欺吾心外負師友反躬懔然益
增愧懼山川脩阻病喘奄奄他日承誨恐難爲期每
一念至不覺悵然伏枕昏眩不能究意

上尹美村

乙未

德門禍患天不悔禍乃至於此只增痛怛而已意外
伏奉下復書情教滿紙眷義勤至捧讀再三若承警
咳於函丈之間披豁病懷慰倒十分不審信後嚴沍
道候如何區區懸慕不任下誠之濂殘喘粗延輾轉

枕席今歲又暮初不意奄奄之喘尚至今日甚哉命
之頑也醫技已殫形神無幾牢戶靜伏時對文字而
只增心愧了無開發契會處加以心虛已甚氣血筋
骸已無主宰日用之間雖不欲放忽而氣之動志者
十居八九天理益微夜氣亦亾躁擾狂越日夕昏亂
雖使日事省治更無所施奈何奈何幸蒙下誨所以
指示迷途拯拯癘殘者至矣敢不奉承服膺而病崇
於本地者如此恐終歸於孤負盛意益用愧懼之至
山川脩夙病狀如此何由一親德容觀感薰襲以遂
此平生之願乎瞻望南雲神魂飛越而已李雲舉又

取者身
持服住近時有往復所論皆實足以取益而入冬以來心氣益弱觸處驚惕從而壞蕩衆邪迭攻七情放縱莫可收拾退溪書所謂韓公詩語躋攀分寸不得進失勢一落千丈强者真見於今日只自悼慄不知所以爲謀奈何奈何適仍便奉候而强疾顫草不能成字

答尹美村

丙申

自夏徂秋未得一拜書以候雖得拜金溝戚丈畧聞靜動而無以慰此瞻慕之懷爲之忡悵未嘗少弛意外茲者伏承下書兼受文字之曲副下誠者拜展以

讀有以見門下之不棄愚賤者如此區區感悅之私無以爲喻因伏審暑盡涼生爲道崇福體候益勝尤不勝慰幸之至頃者伏聞尋繹儀禮至三四遍欲與俞宋諸丈更補家禮源流以爲成書未知業已就之否之濂舊疾夏來畧似有安意不至專廢書冊之功中庸看過數三遍又嘗念前日門下下勗韻語有似勸讀朱書之旨克欲致力而但終欠精力苦短隨得隨失奈何中庸書槩似畧窺大意微辭與義安能容易見之雖有疑晦旣未得極意窮玩又未能自力於抄錄就有道而正焉終是自受欺昧而已也白湖讀

庸編時有記疑文字門下持往將欲有意潛玩參攷其所列條目幸可下寄耶抑未知所發明者誠有發前人之所未發否亦乞下教朱書曾於退溪集中知其爲必讀之書亦嘗畧窺而未得終頭至尾玩讀窮研今欲大着意以卒業而病勢如此安可必也年前得看牛溪先生所抄爲學之方其爲至要實斯學之指南雖似簡少初學入道之門下手之地無過於此者若勿以簡約爲忽印出以行其有補於世教似不爲少不審門下以爲如何慎齋先生遽棄後學斯文之痛爲如何哉生來喪憂喪失心性悔過不改見善

不遷日夕悼懼而疾病奄沉形神無幾人間百事未有一開眼者只賴古人文字師友道義慰此窮途稍以自遣而又將遠離令人憂歎奈何奈何平生拙性雖好山水而顧此癘廢爲謀醫藥久伏於此末由抽身徒懷鬱鬱終是跼伏濟得甚事寧欲未死之前得遂素志庶得假於外樂悅目暢志以慰窮愁乃於廣陵江上卜一小基以決出棲之計其基小狹不過爲屋數三間而背山臨水巖石斗斷眼界軒豁上下烟波極目際天盡得之於軒窓几席之間頗爲廣朗方謀結構矣但病勢入秋又甚病情自家亦難言人固

取菴集 卷二
未易諳悉生死之機若在頃刻平生養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近復辛苦百慮又灰加以若干朋從皆散無助此意思者惟鄭同人東稷卜築其中正好相依謀居又有憂患事事敗意徒切浩歎然終欲必遂之也似聞開鑿方塘種蓮引水中成小島以作書室佳致殊勝而日聚村秀以事講說令人不覺增氣而聳歎又恨無路致身於臯比函丈之間徒切馳想而自憐也噫有志斯學者古今亦何限而天卒使之得有所成就者蓋未多得非但進道爲難亦在其人幸與不幸爲門下未嘗不有感而歛歎也令胤大雅

志道純篤學問切實他日所就殆未可量云何由一接蘭玉以襲餘薰也山川脩阻病喘奄奄雖講服德義之深而未由親炙效法其萬一猶有可賴而傳神者文字而已故敢布鄙悃而病昏益甚言不知裁不覺僭愚至此伏乞恕察而時因便風復加教督則之濂之大幸也病甚眩顫書不成字悚仄之至

上尹美村

寂寞江臯牢戶跽伏宋生來傳下札辱和篇什忙手開緘反復諷誦不獨冬來慕戀之私頓爾消釋心開眼明足以警我昏惰洗却鄙萌門下之賜我者不其

多乎况詩中投與市南之教何其先獲我心耶義聞
之章講服有年而顧此廢疾無路一造其門常味古
人住世無幾之語而未嘗不慨然發歎也惟門下友
誼蔚然相與講道之暇不惜餘薰之及人則豈非小
生之大幸也卽日陽復窮泉寒威尙嚴伏惟此時履
道益泰玩心有味區區馳向之至之濂秋末與疾出
寓江上而棲息未定憂患連仍馴致失攝入冬來生
意尤索然此生已矣無復過慮而大事未畢未死之
前恐終負至願茲以夙宵未寧耳此來雪山冰江差
慰病思若趁開春茅舍落成則庶可庇病開懷而第

所樂者終是外面而已病憂又從而汨之安得樂且
湛而享清福也警誨之意實荷盛德之至感拜服膺
思欲無負而形神無幾志業日落奈何奈何慎齋先
生之喪實同安放之痛顧我無似曾獲登門義不可
無一痛而人事到此今始緘辭束芻使舍弟代奠徒
增愧負奈何適因奴便敢此修候萬萬病草不宣

上尹美村

丁酉

阻音瞻慕之頃坐盡三春只有夢想飛馳不知山川
之遠隔也天氣漸暄萬物敷暢伏惟此時體候順序
冲迪迨用慕仰之私春初舊症方劇之時適有妄作

韻語因便付上未知登徹否其時神氣頓昏不復審
察而率爾作事非但文字之誤辭意實涉僭越自陷
於犯分之罪退而思之悚慄無比也雖神氣有時作
崇要之心無所存義理不明之所致也伏乞恕察此
情卽付丙其紙使安微分如何千萬懇祝之至大繫
之濂所患又有大於此者平生病源專在於心患其
証平生養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此則形氣之
病已無如之何矣初以爲雖不幸險釁喪失心性而
在於我者固可以力致年來自知從事於此學雖用
功之方與常人絕異日用之間未嘗敢忘其所事病

雖未差其於心術之間庶或有得力處而至今點檢
其中於內外賓主之分未甚辨得而動靜之際所失
反甚少有忽之則不覺心氣狂蕩崩喪馴致邪亂之
氣亦有以乖了性情千歧萬端專掩天理其於口體
之慾怒喜之發不中者沓至難制方其時也固有先
知其萌端之必害於理抵死忍耐而心無分寸主宰
之力專似不由於我終未免爲邪氣所使者又或有
專非本情所發者若非本然之明猶有存者其不爲
發狂者鮮矣雖曰心氣之病有足以喪其本心豈有
背馳若此之甚耶以此知其根本已壞必難久世實

耶菴集 卷二
懼悖德獲戾日夕深憂而不知所以爲謀不審於此
何以濟之雖自以爲未念焉而誠有所未至少無得
力而然耶伏乞特加哀憐明示指迷之方使得隨分
得力免於大過則豈非盛德之至歟平日仰慕德義
者實非偶然而年來往復書牘只是文具殊無着實
請益之事無非之濂內無切近之功故耳只自慚歎
無已也舊疾近來不至大作粗得支撐新構江舍移
處有月江山之勝舉目盡得稍快病鬱而環視其中
恒滯鄙吝殊未易得其佳緒耳小堂敢取朱夫子我
慚仁智心偶自愛山水之語欲名以偶愛未知如何

此中欲得君子一言以侈形勝且警病昏而非門下
安敢道此也幸蒙留意否前者得見金沙次朱子感
春賦之什病間無事敬步其韻畧寓鄙抱且寄仰慕
之情敢呈納案下伏乞痛加繩削又賜昌言則豈非
幸也之濂今將謀營緬襄而朋友間或有非之者其
說畧具別紙仰稟幸乞明教如何時危病欲承誨難
期臨紙悵然

之濂生而險釁早失怙恃而幼未受事卜地未詳
考妣兩位皆用於廣州先壠而前喪葬地則地勢
極卑他日必未免於五患且似有水患此則人子

之所未忍安心者也後喪則改卜稍高處擬以爲合祔下墓而此穴亦處山枝之夾凹處非但山勢不順坐向不正背陽向陰荒涼慘目地師以爲反不如下穴之平穩云故王父在世時別卜一處於高陽外塋之側以爲遷厝之計先葬王母之喪矣及王父之喪不幸之濂當室又荐遭繼妣喪並發引兩喪於高陽而葬焉追擬並遷祔考妣位更欲卜穴則地師皆以爲絕無餘地而繼妣葬地亦狹小難容三位又審卜一穴而穴前稍左相去九尺許有古塚去不去皆未穩當大槩遷墓事雖極重

大而要以避萬世不測之患則固有輕重似不可不爲故欲卜一處高燥安靜之地而身病如此日夜勞心而已奈何蓋合祔之制始於周公則聖人於天理人情之間裁度而爲之若非萬不得已則似不可違而朱子各葬考妣者自家所見明於地事顧此雖違常道而彼求安之道反重故耶今若所見不到此地位而欲效頰則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而寧不若守常道之爲愈耳如何如何

上尹美村

秋間因朴君家便伏承下復慰豁病懷不啻萬倍而

取者集 卷二
所稟之事又得一承教無異耳提面命執書感幸
無以爲喻卽欲修復且付下索冊子而苦未得歸便
迄茲未遂伏歎伏歎卽日窮陰雖閉陽德方長伏惟
養德有味攝候益神相矣向者似聞將赴 恩召而
以寒疾未果云不審然否尤增向慕瞻歎之至之濂
宿症入冬輒劇自秋來非不刻意調攝而終未免一
番辛苦卽今危症種種無可言者病間連看朱書益
知古人之真不我欺而門下之所以賜我者益多感
德之深第恨精力無幾道里脩阻無由卒業於門下
耳治怒之方幸蒙親切之教敢不服膺而自春以來

肝木極熾此証尤甚今則奔衝已極勢反似微非有
用力而太半輕歇亦可恠也大槩主宰全無管攝一
任邪火狂越七情放縱病機之深若此其欲而學問
之功尤難得力奈何奈何山事兩處事勢皆有至難
而適似有可信機會如失乎此計不出乎前兩者之
間耳陋居堂名旣幸承命欲以景晦扁之若蒙門下
記惠命名之意使得朝夕寓目以自省發則千萬之
幸也敢用申稟然以吾分上景晦二字亦覺非分非
所敢安耳如何如何鄭君東稷幸蒙 恩赦得與相
從於寂寞之濱殊慰窮愁而其意思比前尤着實亦

取者集 卷二
可喜耳將以其子親事往嶺南回時欲取路以造門
下未知能遂此計否也餘萬病草不盡只希神會

上尹美村

戊戌

伏承下復大慰瞻慕之懷第聞還旆似在明間竊不
勝缺悵之心顧此殘疾轉就沉篤承誨之期實未易
焉幸若作路麻田浦則此去路邊不甚迂回或可發
行日暫枉行駕過夜于此耶深切願望而亦未敢請
也鄭君資稟純實志道誠篤年來學識大進行懿卓
然他日負荷實有所望豈意今日遽至不淑耶及其
臨絕屏去婦人招集朋友與之相訣其所以托之勉

之者無非義理之正自非平生所養之淺安能如此
痛惜之私不容云喻且渠平日向慕文丈德義娓娓
不已每恨相去之遠未遂請益之願今其已矣尙忍
言哉如之濂者窮途顛敗幸依爲命自今以來尤無
在世之樂凡百自可安之而只是昏昏無由親我有
道有所開發此不能無慨歎之濼耳餘萬強疾夜草
不盡下懷

上尹美村

歲暮南至伏惟此時尊候動止萬福殆切慕用之私
之濂粗保殘狀而年邁病痼只增憂懼奈何奈何斯

文諸丈特起揚庭朝野顒望庶期至治斯道之幸爲如何而私憂過慮亦不能無不審門下以爲如何秋末似聞令胤尊兄來過醮禮于城中而病中人事益不自力未得相問憑候極可歎也餘只祝體候順序貞吉

答尹美村

歲盡春生瞻慕益切伏蒙令胤賢兄枉過窮廬且傳下札奉讀以還竊不勝其慰釋之私近日餘寒漸收和煦鼎新伏惟動靜體履神相冲裕區區馳向之至伏聞文丈近有國子之除未知將來去就又何以

爲之耶前後出處之微意人人皆得以見之然仁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恐無長往不返之理文丈若終不出則小子亦不能無惑焉伏乞明以回教開我蒙蔽則庶有以進尺寸之見矣何幸如之之濂冬來動作偶似勝前人皆以爲小愈而自覺病情有進無退精力益憊百爲墮地奈何奈何餘萬只祝爲道保重以慰下誠病顛走草不勝悚仄

湖哀山事未知詳聞否當初輕舉固未免踈漏而後來了事尤不滿人意可歎竊觀門下與此人友誼菴然從前與詳細講學否之濂以門下相許之

故有從遊之願而年來殘疾顛連未有所講近來
畧有所叩其立言似不能無疑而槩其規模言論
尤非末學所可窺測其卓絕之才宏博之識非不
歎服之深而學術則果未見親切意思於後學恐
不能有益也不審門下以爲如何之濂於此人契
分固非偶然而不得不言者竊以爲義理天下之
至公而於理有所未明則學不能進益故耳或因
此而惹起鬧端未可知也甚可懼也切乞勿以此
紙或入人眼千萬幸甚

湖卽
鑄也

答尹美村

三月初伏承下書殊慰向來瞻慕之忱而厥後無便
久未修候孟夏惟炎不審文丈靜養體候如何一味
慕用之至之濂伏蒙下賜僅保殘喘沉綿之勢亦得
粗安而孤寓江外竟不能安貧病之分方離移奔走
來寓麻浦以爲求食近醫之計自憐自愧奈何奈何
顧此苦毒餘生過戾山積深懷恥懼雖不敢自絕於
君子之門初不覺其因添欺負之罪至于今日大有
不安方藏頭縮尾益無以容向承戒勗之旨足見大
君子不棄微物之盛德莊誦服膺益切感幸之私也
至若朋友往來質疑問答從此益欲省約如何如何

耶耆集 卷二
懷川兩丈際遇極隆中外咸慶千一之會而天灾孔
劇前所未有未知天意竟如何也良用隱憂無由一
親函丈披展積抱臨風瞻想而已聞有宋友家便敢
此修候勞動餘柴憊尤甚萬不一

上尹美村

庚子

昏憤莫省雖有使次未克自力於修候徒增瞻歎而
已端陽節迫時候向熱伏惟此時動靜體候萬福第
聞恕卿兄患疾非輕未知近有勿藥之效耶奉慮殊
切小生自入夏來欲疾少得稍回而神氣壞脫比前
尤甚時對文字舉一遺二無復昔時若有味者自歎

此生於此而止矣奈何奈何前稟別紙曾所請教於
尤齋文丈而錄之者其中似不無更欲回稟而自家
神識最不可信濼恐或失尤丈本意而妄自瀆擾敢
用呈納門下以爲相與反覆折衷之地伏乞門下終
不鄙辱教則小子之大幸也近偶有思祿仕一段鄙
意以爲此若不可則公養際可皆從此而類推未知
如何

上尹美村

辛丑

一自出伏江郊益與人事隔絕討便付候亦難致力
恒切罪負之至卽日秋氣益清伏惟尊候動止清裕

萬福殆切慕用之至之濂伏荷遠賜粗延殘喘而秋來宿疾時復作欲自不覺其鬼事日迫隨時偃息苟遣歲月亦分外不敢望也去夏得拜尤菴文丈於江上見其爲門下憂之者不甚草草未知已得相與面論消詳不厭精細使得歸一耶夫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所失却遠故古人之所以區區辨論者固非得已也如何如何言之及此僭猥已極而顧以契分之重不敢自己伏乞恕其僭而明示可否如何餘祝觀理益精以衛斯道不宣

上尹美村 丙午

伏惟老炎尊候動止萬福殆不堪慕用之私之濂粗保癯狀而形神無幾常在枕席雖欲整頓神思探討古書隨得隨失了無干涉况於涵養德性固守不移者望其有得力耶誠可悶歎其於理會義理或不無得於窺斑者只是爲空言物事雖欲難疑質問以極其趣而亦不敢猥形文字浪費辭說以犯古人鸚鵡之譏安得朝夕親承警效觀感就正以求分寸之進耶之濂竊嘗以爲先生於出處之義雖所遇自別於人誠亦不能無過者古之儒者其於仕止久速之間從容委曲務盡道理曷嘗有一毫偏倚過中之行耶

取者集 卷二
不審先生以爲如何欲開蒙蔽僭稟其繁第用惶悚
不備

上尹美村 戊申

夜來伏惟尊候安重之濂切擬受進承教瘵狀苦難
出門竟未遂願不勝瞻悵下詢坡院事畧稟鄙見幸
賜回教蓋一垣兩廟未有考據而東西輕重不得不
分則便有所礙欲於一廟東西相向而以爲無主壁
以靜退主享則非爲牛粟立院之義無已則以朱子
爲主壁如石潭書院之規則差穩欲立別廟於其側
則又有未安者此與啓聖廟事體有別故也然則別

廟之外未見便當就其中擇之朱子主壁東西對享
爲勝未知如何

上舅氏同異堂李公 惕然○乙未

伏承下書伏審體候未甚清茂伏慕尤增數夜來已
得和泰耶姪冬來舊疾姑得支吾連讀朱書至七八
卷始信古人之言真不我欺無味之味益亦無窮至
有不知疾痛飢渴者足以消遣世慮慰此窮愁耳自
顧平生喪威疾病顛倒至此豈非悼憐之甚而幸於
萬死之餘賴天之靈粗聞古人爲己之學蓋觀古人
之於爲學莫不博考方冊以窮事物當行之理廣取

師友以攻其不逮以資其講明又不厭親近當世之先覺以道自任者或觀感德性以矯已偏聽其言論益廣其所未知而必須涵養於無事之時體行於酬酢之際以爲真實見得真實行得之地雖廢疾無狀不能一一行之以爲如此然後可以無偏而有實得庶遂此平生訟過求道之願發憤興起區區用心則亦已勤矣到今雖無所得畧窺聖人之道不出日用人事之間思欲處事之際無論細大究極其當以復乎天理之正而賦性躁妄心病已極涵養之功未能得力病未窮索義理不明天理人欲有難辨於毫釐

之間者而每坐疑惑往往尤悔徒積益甚可懼而然聖賢之言枝枝有據葉葉有脉使人皆有可行之實非如玄虛高妙之談有難摸捉其所以義精仁熟樂天知命者亦非別件難行之事只不外乎心目之間若使實見此理雖斬作萬段有不足以易其所守豈以進步之難而敢退其修行之志哉若使姪萬一有得力處則雖枯死丘壑亦無所悔悶耳下戒書札之煩誠是務本斂華之意敢不服膺宋丈其於平日慕愛之情不得不一番通信最晚始爲而其後又有數度往復亦非無益虛談然方此之時不無俗嫌自此

尤欲省約矣但古人求道之勤有不遠千里而至者有遍交當世有識之士以取益焉者豈徒爲好名而然哉况如姪者年少初學地位甚卑而病伏又如此雖有並世之君子可爲師友者若不發書先之孰肯先屈於一窮病無用之少年乎若以請交爲嫌而一切廢斷講論底事則吾恐偏枯孤陋無以開發其弊又有甚於近名之失矣然姪則每深無實之戒其所與交益加審擇不過揔若干人別無煩撓外馳之患矣大槩天下之理最難掩者善惡虛實世間或有一種好名逐利之輩雖或一時誣世欺人其務外無實

之病無終掩之理見得不難而有其實者則或似有未甚簡約者終必有所立知人之法若不於各其已分上究義理之當然徒一切以直截論之古人亦多有似未盡善者如何如何鄭君東稷人品寬和樂善好義而近來學識加進往往言論有恰好處而朋友間相處不苟纔見未安便卽實攻其過最是有益李君翔與姪交契不濼而其所守所見的確無疑真似古人所謂朴實頭做工夫者朋友間鮮有倫比此數人皆出入於門下凡事若不恥下問而使得各盡已見則必有所益矣子弟之職非不得已處則不必每

以道義之說陳於父兄之前而叔主不以病姪為無狀而每有下叩之意且勸戒之深今敢畧將有得於口耳者就正焉如未中理伏乞下賜開示千萬幸甚

答朴和叔

世采○己酉

在湖時承拜子文所傳三度惠書及長牋玩而復之令人披倒十分前後所論非但議論極精到為學者之可法其所以恕物盡情者尤見其篤厚詳熟愚雖昏蔽敢不佩服乎鄙說又畧具別紙以呈然吾輩所執公必有爛熳同歸之日耶曾聞以隣癘有遷次之憂想未整頓為之奉慮弟去月自新縣往石城路由

韓山瞻謁牧隱墓轉過魯城歷叙尹丈兄弟又謁遜巖書院因走懷川拜尤丈留數日討得多少義理雖傷於道路精力漸敗此蓋半世未酬之宿債則豈非厚幸也今才捲還隋城田舍江雲入望不覺神魂之馳徠也今想還就江寓自此庶得會合之便以展隔年離索之懷病狀如此入城姑未易期以此還切悵然也適因便附候萬萬憤甚草此不宣

濂於前書既蒙懃懇之教則不盡已見又非區區所安故敢復畧稟譬說以俟裁擇出處之說非不知時勢之難力量之未易雖然以為不可為而不

言亦非道理也又非使兄與子仁擔當一世事而必出當此之時兩兄蒙 朝家之拔擢安得無所期望哉古之聖賢未嘗以無道必天下故未嘗一日念世當戰國之時王政豈易哉南宋之朝恢復豈易哉孟子深喜樂正子之爲政朱子責望一時之賢大夫時勢力量亦何能一向執定以不可爲而相忘耶故士之自處苟或有志斯世隨時行義而已成敗利鈍何能逆覩乎儒者道理本自如此然來教所謂量能度分大匠代斲正是學者喫緊受用處亦不可忽也敢不欽承至若事君之禮自

程朱以下已謂與列國不同力量時勢雖使不可爲禮恭之常未嘗不行於其間蓋君臣之義倫綱之至也量能度分守死善道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與夫非其招不往豈不是聖賢所訓然今日隨時處義煞有委曲講求雖以此道理以此行事爲之準則抑何能遺却其間多少節拍乎漢唐功業亦非以爲學者所當法若至亂亾則此亦不可無云爾易傳所謂王謝李郭亦以爲學者所當法而言之者非苟然也大抵此雖出於講道期望而士各有志見亦不同或出或處各盡其分抑何使之必

同歟只是相與切磋以求至當之歸則終不可廢也第濂之氣稟失之躁厲其弊有以傷人而撓物每痛自懲責而不能得力砭藥變化惟恃吾和叔者實不淺淺耳

答朴和叔

暑雨跨旬毒熱比甚伏惟尊兄動止起居萬福向者沈君之來承悉惠書審近欲來住露梁江上想已稅駕安穩矣示喻栗谷年譜有所難斷者何事如濂之固陋未必有助於戡斟酌乞隨手籤表早晚投示敢不竭思獻疑以備裁定乎前輩事實無論高下固所

慎重如栗谷先生吾東方大賢其發揮遺事實係斯道之傳尤不可不審也逸詩曾往板橋時已請搜還今方更作書急推矣何至見失乎子仁哀疚中又以子恕病篤奔遑未定將來返葬之計未卜遲速尤可深念厦卿近久無聞曾致慰狀厥後未見復書未知果免浮沉否弟春來行役憂患種種積傷舊症之外痲痛又發危苦屢日元氣殆盡時時眩發極可懼此是陽虛劇症不得已方覓服附子中病亦未料也以此無緣合并向風馳僚而已憤甚不宣

答朴和叔

秋熱猶酷伏惟尊候起居萬福向者撥病委造意非偶然幸承欵誨殊愧昏愚無以啓發潛思之妙其蒙高明之發藥者則不啻多矣區區私幸方切于中兒子之來續賜手札寄意鄭重又許以講論精義以濂無似何以承當尤增悚戢濂竊以爲栗谷先生洞見道體廣大中正獨得程朱以來不傳之統所謂繼吾東元聖之遺躅者真知言矣只是發揮遺事猶有未盡使先生立紀東方嘉惠後人者或有不明則其係斯道之晦明爲後學之餘憾者豈其小哉今此年譜援據體例裁斷時義淺淺終始精密的當去就損益

之間俱不失其正若非致思之精造道之深安能臻此令人歎服其間或可愛合消詳者鄙見固無足以相發然畧稟數條其餘方此溫繹謹俟卒業呈去耳獎諭之旨大踰本分自顧癡癡愚庸宜蒙見正之不暇有何寸長之可稱乎此則殊非所望於直諒之義也然濂早邁喪禍長罹奇疾狂喪顛連莫有底止雖於斯道不至全昧而欲博則精力已耗欲約則筋骸已隳只今依舊枵然無所實得然朝聞夕死之志蓋未已也無乃尊兄特憐其病哀其志而施之以獎進耶抑抱道獨立悶世之學者昧乎根本而驚於末流

以濂爲可告語而欲加開發之力而然耶此則誠君子之盛德而濂雖不武竊有所感憤興起願欲執鞭而不辭者也何幸如之濂又竊聞之夫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人事之間無巨無細無內無外或經或權酬酢萬變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均齊方正無所偏倚者各具事物自在而不易苟有不察或至於以小害大失之却遠而莫之覺焉此終古聖賢亦莫不使人必謹於屋漏必察於毫釐者也是以悠悠千載得斯道之宗而踐斯境者蓋未多得而信斯道之未易語也然則來教所謂苟非格天

下之物盡吾心之量則是吾事未了者真至到之論也敢不服膺而從事乎不審以爲如何向者出處之不能無差別者道非不同也只是用處畧有不同耳爛熳同歸未必無此理也豈可各安於未必同者而不究其所可同者乎盍相與勉之濂於此亦有效焉仰矚高明天資溫厚精粹踐履篤實克究大道進修不已其必能刊枝葉而提根本溯其流而逢其源雖將爲絕學之倡蔑以加矣雖然氣質之偏人所難免學問之功貴在變化而所謂大規模嚴心法者不作第二義千萬加意勇往直前僭易及此無任悚仄

勛子今令一行實有關係渠在家專汨俗務不能自振雖欲依常分免於猖獗其亦難矣所以欲煩提警使得開悟如蒙力賜教誨大家扞拔渾家之感爲如何哉至祝至祝眩顛代草不宣

答朴和叔

連拜手畢極慰瞻仰即日寒暑交沍不審尊候動止何似魯丈喪行冒雨過此一痛樞前萬事已矣奈何奈何以數行文字奠鷄絮而歸耳見尤丈祭文所許亦不淺淺但不言所就深淺抑以載南漢一節以爲父在觀志之義此乃魯丈疏中實語然臨亂取義豈

有此意鄙意不死非不爲欠只是後來所就卓爾終不爲此丈所歉如何如何規此素分豈無臨壙之哭但病人有未可必者想兄則自坡山欲赴會否書官爵事子仁云參判丈意如此槩如兄所論尤丈則聞以爲不然矣見子仁時亦被詢問倉卒未暇消詳今具別紙幸兄入思更商又以此紙傳附子仁如何嫂溺援之之說如來教固人所共見只是於異同處煞有肯綮發明者若思量有得敢不愛承高誨乎栗譜叅互諸書更經一番尋繹從前間有不同亦多復歸元說耳年譜二冊遺事三冊丁亥疏一冊家狀一冊

並七冊裹上照納如何頃於弔哭之日極有所傷柴
憊難任不能成字惟祈恕察

聞自 上從 神德王后入廟之請若使粟谷在
世必以爲此正可治之幾矣令人聳聽增氣也
孟子以爲天下溺而見諸侯救民則爲枉尺直尋
嫂溺而援之以手則以爲權道而當爲夫見諸侯
與援之以手所失之小者救民拯嫂所得之大者
然此義似同而實異何也此會所有疑憤悱者幸
批鑿詳教之魯丈生時不受官職義也不受之義
死生何異而死後今書贈職乎然則在子仁之道

何以處之若使魯丈所處以爲過中則今書贈亦
可矣若以爲不然則斷不可書也此正難斷處不
審高見以爲如何

答朴和叔

庚戌

自歲新未詳兄之動靜方用鬱陶得拜惠復感慰何
量弟自月初咳嗽尤欲寢食幾廢元氣積敗若不能
支自憐奈何韋齋行狀一條朱子特筆適當高宗之
世而其言若有契者信筆言及非必有意諷規也來
教有若分踈者然反用愧悚前示云云畧稟瞥見蓋
事有本輕而有時乎至重言有必可而有時乎必不

可互有相奪而實不相悖者何也二者皆時而已本朝六臣事與圃隱似同而實異精義微密有不敢言者然斯義皎如日星貫乎今古非一時一人之所可移易然則當初以爲一二義士爲之立石吾不敢禁者恐近兩存其義耶日月爭光之喻雖指東峰而此心而彼迹有不可同者大都不敢盡也奈何奈何迂滯之見終始如此然高明亦於輕重可不可之間更加審察而擇焉則不勝幸甚

與朴和叔

向因京便付答未知入照否節候愆甚春令反成寒

臘不審此時寓居體履若何奉溯尤切弟喘症無減而寒嚴若此生意益索自憐奈何子仁適得邂逅穩款畧聞兄說話一二甚以爲慰近所疑難今更思之知言此而不覺其不必言彼者猶言者之徒見乎此而不察乎彼何者古人於此等處雖或過中多置而不論者蓋有以也然則向來鄙說可謂無事乎言而言矣深恐淺之爲丈夫也幸望兄默領謝破之意不復向人提起如何立石表事成生之意本不敢以爲非以此轉告之別紙畧有所稟亦乞下示以解坐并之惑眩憤不宣

宋祖之入也周韓通死節宋祖追贈優厚周昭義
節度使李演筠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起兵宋祖皆
自將討平之此等皆節義可尚故書法特書周臣
抑德昭德芳之死書法雖書殺而然猶非太宗之
親殺也至若廷美無罪被殺尤其冤之甚者此等
人節義或冤枉極其悶惻程朱或於立朝建明及
於私記有所稱道表著之者乎尤齋所引治平臺
傾鞠為灌莽者未知謂何并未有考幸乞示破千
萬千萬

答朴和叔

曾付一書于玄石想已關聽矣續承復書披慰十分
近日昏氛晝暗不審靜候何似瞻僚倍切弟尚留此
看當屋事蓋為來棲之計甚緊也用九新寄忠肅公
遺文其序文中論箕子處以為當時權力有所不及
於行權而乃不用疑辭千載之下規度聖賢之心安
可以為必然耶抑又謂雖不敢畧舉其未彰之跡者
乃用未盡之辭而然耶所以先攻奸首本以有為也
則無乃下語太露耶此兩義於鄙意似有商量故敢
此奉及文字今始出稿方擬精寫送去幸須詳加審
察指教罅漏如何希仲頃以書問則下去呂江已久

伯虞亦見甚濶未有叩其所學早晚當逢着耳楊牧前請糶之書裁惠此便且及還歸舊廬之意也多少燈下走草不宣

與朴和叔

辛亥

近頗未聞不審兄體力何似向來虛憊之症亦得粗復否區區奉僚遷次之地亦已有定爲過夏之計耶弟邇者舊症畢發漆以齒頰掣痛計非旬月所可稍復非但此也平生病根本在心神一有喪威動觸便崩喪震蕩莫有底止性情言行亦若不由自家者然每自矜括憂懼如何聞城中餓殍至於車載無日不

然所居洞里之民元數不多而死者亦不下十餘口以此推他則可知哀我民生有何殃咎而至於此也頃見同春丈書以爲天運之故天運如此孰非由於人事耶朝野之間豈無憂時者而未聞有究源拯本之說是則正係天運耶咄咄而已想兄近始頓帖必於饋奠之暇着力文字潛會義理有日新之功而恨未得合席以資餘教也書疏式已有定否抑爲申稟尤丈之計耶幸畧示之多少憤甚不宣

與朴和叔

近甚未候不審體力何似奉僚區區時候向熱且以

糴濕想所寓迫隘何以堪處尤用馳慮弟病情次第發動偏頭苦痛兼作嘔逆而諸症又盡循舊轍計非旬月粗安悶如之何日見來自城中者輒聞輦殍者填周行如是者殆一月餘矣以此準之無時無日不如此可知痛矣元元之無辜將殆滅矣任事者當初不能備採熟講如富鄭公之使民散處或開市散米使物價不增爲賑政之大者而顧乃反致之於殺之地每念來不覺痛心目今兩麥爲風損未及垂穎而枝葉半黃或專未有收者亦多今春耕麥者未過半而又至不登以此觀之民之死者將不止此况麥

收當在晦間今乃至望停賑則恃粥無告之民不旋踵而盡填于丘壑其可忍乎哉頃以此意畧言于閣尚書而久未見復未知如何措置其不能辦此明矣今雖國儲已罄使上下悉心究畫尙有可施之地而誰復任之者乎城中就賑之民當盡於麥前田野恃麥爲命者又得免於秋前幾希則其患豈止於下民哉觀象玩占已可知其無可爲矣興言及此令人心膽俱落不如無生無與告語畧此云云想兄同此懷也李左尹丈其冲謙好善寬綽有容安得復見斯人痛傷倍切不能已也其胤子并無事云耶千萬未能

盡宣

與朴和叔

卽日兄氣力如何奉羨尤切弟僅還江寓而一念悲結無以爲懷想兄同之也其家大小已得移避之所耶此間形勢牟麥未熟已盡更無所恃其勢不得不轉入城裏以爲目前之計而城中烈疫遍滿有同烘爐不知所以爲措悶歎奈何第欲借漢津亭舍於金令耳多少俯詢甚有開益但恨忽忽未暇詳究亦恨年來精力益敗知識漸昧學未加進而徒事論說亦已多矣深以多言害道爲戒方欲靜帖一邊專意讀

未讀之書而亦未能得奈何奈何然凡欲有所詢蒐者則畧書別紙投示庶可據此條復矣尤丈當此國家存亡之機其出處誠有可論兄或將有書否兄與尤丈契分非偶也而前後未見有相告者若果以爲無可言則有不然又以爲不足言則無乃太薄乎師友相與之意本不如此此弟之從前未敢知者也如何如何餘眩憤方劇倩草不宣

答朴和叔

昨自齋所還伏承兄問書旣以爲慰又蒙投示長紙有以見不能忘世之盛心感歎不已所論本末詳備

取者集 卷二
小大俱舉綜理精密不如空言無效之比而大約與鄙見所擬幸而相合不差只是有詳畧之異而已蓋賀麥弟所不思也周禮九法則今當一一行之宜以是畧加變通而使合於時宜者弟意頗展拓耳今日之義雖韋布之士苟有可濟當無所不言然兄則姑無可言之道而弟雖甚踈遠忝竊一命與凡民有異豈無可言之理只欲待因應 旨而發尙此未能耳曾與閔大受畧言荒政而非無誠意力量不及終難辦得可歎人之所處固有知其不可而不爲者亦有知其不可然亦爲之者未知兄意以爲如何但今日

之勢與朱子之於浙東南康大相絕觀其措畫尙多有容手之地今則發銀錢勸富室皆無下手處雖使朱子當之計沒奈何而如兄所論十分道理尤無得力之理况此因循蔽痼之習更無可振者耶况聞兩西失麥不異畿甸賀麥種亦已後時今難舉論矣如何如何周禮荒政欲一一精究幸投示唐本爲望多少中暘甚不能一一

與朴和叔

不審卽日動止何似奉僚區區弟牢坐此久非但調病爲難事事敗意悶不可言尤丈答書旣已裁送于

去便畧及前已經覽受俟後教耳閔丈家變禮禮有七十老而傳之文既傳之後父雖在題主遽遷並當行之以此準之似無疑矣既已承祖之重而又不可題主則豈不前後反戾耶蓋朱子之說非有分於士與諸侯而鄭氏說因諸侯而言故世俗之論每據此而云云不欲通看本末奈何

與朴和叔

壬子

昨聞兄旆還入城南而弟臨行有事故未得更進叙討深用悵僚弟留滯良艱而方有子婦之病行具亦多未備尚此遲延悶悶向見閔哀畧聞諸說之異同

然未得見其本文大抵當初未暇深思泛以兄說爲是而其難斷之意則未嘗言也及今諸說紛紛而累被兄詢叩之勤故方得受思似可仰質蓋朱子劄說初未有分於諸侯士庶人泛以大義斷以承重之服則似爲通上下矣然抑鄭康成之說本言諸侯之禮而朱子引之以斷天子之禮則通上下之說要未爲定論也夫事之難斷者又必以輕重量之方可有據而行蓋此禮變常極矣非得已也蓋天子諸侯則承祖之重足以壓此變常之道矣士庶人則夫豈然哉通典之說不必淺泥此說雖非人子事亾如事存之

義固爲不易矣此禮所係極重今日不可不爲代服者深思須斷此然後題主遞遷方可議矣今以瞽見尤丈告官之說最爲穩當今使其叔父呈于該曹以爲入 啓議處之地事若不諧雖追脫其服乃因令甲非不可也若今諸說紛紛益激而依違之間奄過三年則悔不可追其爲代服者終果如何耶此則恐是兄之責更須審思以告其家如何朱子使小孫代行饋奠之說雖見於告廟文似當遞遷之說亦見於禮說蓋未見改題遞遷之文則恐朱子當時未曾行也旣無明文而乃引而斷之亦似未易矣尤丈雖用

峻文揆以事理不可不愛商敢此未行前當圖奉展姑不宣

與朴和叔

數日兄氣履何似奉僚奉僚閔家服制事更思之竊恐朱子之說本引鄭康成所論諸侯之禮以斷天子之禮蓋天子諸侯其禮同也是以遣辭之際直據法制義理說去以見此禮之未嘗不本於大義之明白帝王士庶人之分初不暇論也故讀書者不以辭害義可也若他有不妥則不必滾泥於此矣只是帝王則承統之重不可一日無傳重之服蓋其所服有重

於所不服士庶人則豈其然哉惟七十老傳之義可
以旁叅而事體與此自別此則我不親執饋奠傳與
子孫爲子孫者不敢不行今父有廢疾子承祖之重
則所服莫非由我所制爲人子者其無難行乎故上
之及下則有之矣未有以下援上者也比猶帝王倦
勤傳位其子孫則受之者非得已也豈有子孫以爲
倦勤而自代之理乎其餘題主遞遷等事節節有礙
幸兄於此等說更加審思不可偏執一說以爲定論
也臨行當圖更進不宣

以朱子劄辭言之此乃論帝王之禮則必須論及

士庶人然後似可爲定論而通行矣

與朴和叔

伏惟酷熱尊候支勝瞻僚益切粟谷集謹受而畧閱
之已知尊兄訂定之意矣第正本旣是先輩所爲則
其後所輯似當爲續別別爲纂定似穩矣且其中緊
慢酬唱並爲收載本非不可而如贈柳枝詞一律及
如贈花巖副守一絕則並不當載何者此本有何關
係雖不敢謂有累於先生之盛德亦非所以垂訓於
後世者則收載此文恐非後人審定纂集之意也竊
望更加商量如何便遽不能悉只此

與朴和叔

毒熱近甚不審尊候何似將攝何似奉僚倍切向拜
前後惠書具悉示喻之意且聞大哥遠役無事還來
慰沃之私無以爲喻粟谷集改定事當初未能審思
而遽爾爲可則固未免爲妄率之歸矣今則於鄙見
不能無疑故敢稟矣大抵古人於先輩纂集未必盡
善而未見分析顛倒之者蓋有以也然如使此集之
傳不傳實係變否則果如尊兄所謂所重有在矣不
然而只因如分類與否法例小節而一切加損於前
輩所定之書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然則無論文與

詩皆當以別續爲例附於正集爲穩未審尊意以爲
如何柳枝詞旣蒙俯採刪去幸甚戲贈松溪一絕雖
使刪去何關於人皆傳誦顧正集難改則未易議耳
如何如何適值便忙不能究意

